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〇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刀 為找刀打架遇天倫

且說徐良睡夢中，只覺竹牀往上一擡，下面有人說：「刺客到了，刺客到了。」自己猛一驚醒追出去，沒追上刺客，反倒把東西全都丟了，連連喊叫店家快掌燈火來。此時閻家弟兄仍然在前邊飲酒，伙計說：「客人在後面嚷起來了。」閻家弟兄立刻叫伙計點燈，直奔後面，伙計進了後面，先把燈點上。徐良一把就把閻勇揪住說：「你原來是外忠內不實乞人，好好賠我的東西。」閻勇說：「你且撒手，你丟了什麼？」徐良說：「我的衣服鏢囊倒都不大要緊，沒有了我的大環刀，如同沒有我的性命一般。」閻勇過來說：「你撒開，你說我們偷了去，就算我們偷了去了？」徐良這才放開。閻勇問：「倒是什麼時候丟的？」徐良就把丟刀的話，學說了一遍。閻勇說：「你明明看見兩個人從房上走的，怎麼說是我們偷的？再說世界之上有恩將恩報，哪有恩將仇報之理？你給我們這一方除害，感激不盡，怎麼反倒偷你哪？再說就是偷你，要偷金銀財寶，你那衣服有什麼用處？」徐良說：「這個事情，你們要明偷，知道我也不答應，你才用酒把我灌醉，預備兩個人，把我的東西偷去了，又把我叫醒哪，不是你們定的計是誰？」閻勇說：「我們真要偷你的東西，我們不會用酒將你灌醉，把你殺了麼？」徐良說：「我要不是打虎，你們就把我殺了。誰不知道我在這裡打虎住在你們閻家店，明日不見我出去，誰肯答應？故此你們才設出這個法子來。」把閻家弟兄急的亂跳，說：「你去打聽打聽我們閻家店，幾時作過這個非理之事。你再想想，莫非這裡有你的仇家，也是有的。」徐良說：「我乃山西人氏，這裡焉有仇家？」閻勇說：「這也難以定准。」徐良想了一想，問：「你們這一帶都叫什麼地方？」閻勇說：「叫馬尾江，三千戶，五平村，桃園，八寶村，斷頭峪，梅花嶺，梅花溝，朝天嶺。」徐良說：「別說了，梅花溝在你們這裡？」閻勇說：「在這裡。」徐良說：「得了，我真是有了仇家了。」閻勇問：「是誰？」徐良說：「梅花溝有個金家店，有個金永福、金永祿，你可認得？」閻勇說：「不錯，有個金永福、金永祿，是兩個山寇，我們素不來往。他們知道，我們閻家是一大戶人家，他們倚仗他是山寇，他們不在山上，占了咱們的邊界開店，可也沒有聽說什麼意外的事情。他那店中盡住黑門的人。」徐良一恭到他說：「二位，可是實在得罪，明天借一套衣服借一口刀，我去找他們兩個人去。不用說準是他們兩個人。」閻勇說：「壯士乃是山西人，怎麼會與他們有仇哪？」徐良說：「等明天我找著他們之後，回來我再告訴你們這細情。」閻家弟兄連連點頭。到了次日，閻勇給他拿一套衣服，一口刀，也是行家使的利刀。徐良收拾停當，就要起身，閻家弟兄苦苦相留，才吃完了早飯。閻勇送他出了店，叫他看見馬尾江，一直往北過了斷頭峪，往西是三千戶，往西北是銀漢島。靠著銀漢島，下面就是梅花嶺，那邊就是梅花溝。徐良記在心內，辭別店東，直奔正北，過了斷頭峪，往西走下來，見一片住戶人家，房子一層一層，門戶一個挨著一個。由後街往西，走在西邊，自己心中納悶，此處怎麼住著這些個人家。再說房屋都齊整，走在緊西頭見有一段長牆，裡頭有一棵小桃樹，樹上有一根青竹竿，上面挑著自己的鏢囊，只見被風吹的來回亂晃，自己猛然心驚，大概這準是金永福、金永祿家裡。順著長牆，由西往南一拐，走在南邊，復又往東，才看見這個大門。見門外有數個家人，徐良氣呼呼的來至門口，見是廣梁大門，有兩條板凳上，坐著數個人。有人問道：「你上這裡找誰？」徐良瞪著二目，說：「你們這裡，可是大王爺家？」眾人一聽，這人口出不遜，也就沒好話對他，說：「不錯，我們就是大王爺家。」又一看徐良那副相貌，說：「你有什么事情？」山西雁說：「快叫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，給我大環刀，別無話講。如若不給，我要闖將進去，雞犬不留。」那些人如何能答應他這套言語，說：「青天白日，你是個瘋子罷！」徐良說：「我倒不瘋，就是叫你們大王爺出來還我的刀，不然你們這些烏八的休要想活命。」家人見他一罵，就先過來了兩個，說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徐良說：「告訴你們大王去，我叫祖宗。」家人一聽，氣往上衝，這個過來揪他，那個就要扳腿。揪他的，被他咯噔一擋，又一拳，撲咚一聲摔倒在地。那扳腿的，被他一腳踢得咕嚕咕嚕的亂滾。那幾個如何答應，往前一擁，倚仗人多勢眾，大家一齊動手，如何揪得住徐良，他用了一個掃堂腿，大眾全都掃倒了。眾人說：「這老西是一個行家，告訴咱們員外去罷。」徐良仍然是大聲嚷說：「叫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。」家人往裡就跑，可巧門內有個人細聲細氣問道：「外面有什麼人？為何這等喧嘩？」從人齊說：「少爺快出來罷，外面來了一個瘋子，他說咱們是大王爺家。」那人說：「要是個瘋子，理他作甚？」從人說：「不一定準是個瘋子。」那人從門內出來，戴一頂白緞子武生巾，白緞子箭袖袍，五彩絲蠻帶，薄底靴子，蔥心綠襯衫。面如粉團，五官清秀。見了徐良問道：「什麼人？敢在我門首撒野！」徐良說：「你祖宗！快叫你們大王爺出來見我。」少爺一聽，氣衝兩肋，罵一聲：「你是哪裡來的狂徒？敢在此處撒野！」往上一躍，左手一晃，右手就是一拳。徐良一見，就知道他是個行家。二人一交手，繞了幾個彎兒，徐良一腿，將他踢了一個筋斗。山西雁往旁邊一閃，說：「你還得練去哪，快叫你們老大王爺出來見我。」那人說：「狂徒，你在此等候，我少刻就來。」上裡面取兵器去了。家人也齊說：「你在這裡等著！」少時那人提了一條花槍出來，對著徐良就紮。徐良一閃就把他的槍桿往懷中一帶，將要抬腿踢他，忽聽裡面大吼一聲，說：「什麼人？待我出去看看。」徐良一聽這個聲音，吃驚非小，果然一見面，是他老子徐三老爺。徐良撒手扔槍，雙膝跪倒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，因何在此處？孩兒叩頭。」

原來徐慶跟著閻道和到了上清宮，見了呂道爺，很為開心，就此住了二三日。又透著在山上悶倦了，閻道和又同著他逛馬尾江，順著馬尾江繞到三千戶，說：「到我哥哥家走走。」徐三說老爺問：「你的哥哥是誰？」道和說：「我哥哥叫閻正芳，當初做武職官，皆因奸臣當道，辭官不做，現在家內。」徐三老爺同著閻道和來至閻正芳大門首，叫他家人進去回話。不多一時，閻正芳從裡面出來，徐三爺見這位老英雄，年過六旬，花白鬚鬚，精神足滿。閻正芳與徐三爺見禮已畢，請徐三爺到裡面廳房落座，這才對問了來歷。人家那裡待承酒飯，住了兩日，閻道和回廟，閻正芳把兒子叫出來，與徐三爺行禮。徐三老爺見他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一問閻齊，外號人稱玉麵粉哪吒。徐慶很愛，問他所會的是什麼功夫？閻正芳說：「這孩子實無出息，什麼都不肯練。」徐慶說：「老賢姪，你施展施展我看看，怪聰明的一個孩子，怎麼會不行哪？」閻齊無奈，只得打了一趟拳，徐三爺一看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這叫什麼本事？差的太多。閻大哥要捨得，把這孩子與我，別耽誤了他這個年歲。」閻正芳說：「我求之不得。」立刻叫他兒子閻齊與徐慶磕頭，拜三老爺為師。從此，徐三爺就在閻正芳家內住著，教徒弟早早晚晚學練本事，那也作臉，很為高興。閻齊跟著師傅練本事，比跟著父親學練又強著一個層次，到一個月後，更覺著透良，就是力氣不佳。這日出來碰著徐良，如何是徐良的對手。家人進去告訴徐三老爺，徐三老爺與閻正芳一同出來，他一看原來是他的兒子徐良。徐良見他父親，雙膝跪倒。徐慶叫他起來，說：「你們怎麼打起來了？」徐良也不敢說，閻齊也不敢說，然後把徐良叫過來，與閻正芳見禮，說：「找這孩子比你的孩子差的太遠，你看他這個相貌！」閻正芳說：「男子漢大丈夫講什麼相貌。」徐良跪下磕頭。閻正芳叫他起來，又把閻齊叫過來，與哥哥磕頭。閻正芳說：「若論你姪子長的倒好看呢，又沒有能耐。這才叫將門之後哪！」徐良告罪說：「兄弟實在不知，我要知道是兄弟，我天膽也不敢。」閻齊說：「小弟要知道是哥哥，我再也不敢與你交手。」遂說著往裡一讓，進大門走垂花門，直奔廳房，入廳房落座，閻齊與徐良二人垂手站立。閻正芳教看座位，說：「賢姪你從遠路而來，請坐說話。」徐良謙讓了半天，方才坐下。徐慶說：「你什麼事上這裡來？」徐良把萬歲爺丟冠袍帶履，拿白菊花，開封府鬧刺客丟印，一五一〇，說了一遍。徐慶一聽，說：「竟有這等事？我可得走。」閻正芳說：「親家不用走了，大概四老爺必奔潼關，潼關總鎮與我交厚，派人去到那裡打聽，若是四老爺到了潼關，請他上這裡來，到朝天嶺豈不甚近。」閻正芳攔阻不住，徐慶一定要走，帶著徐良就要起身。徐良說：「孩兒不能走。」就把丟刀、見著鏢囊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閻正芳對閻齊道：「還不快與你哥哥拿出哪。」閻齊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。」閻正芳說：「不是你，倒是我？還不快拿出來哪。」閻齊說：「不是孩兒，必是她！」閻正芳問：「是誰？」閻齊附耳一說，閻正芳一怔。要問這個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